



見太極雖無形而理甚實夫子發太極之言以推伏羲之圖之妙周子圖太極之妙以推夫子之言之旨周子豈無所爲而圖者此周子之不得已也不然自秦漢以來何曾有一學者提太極二字以推夫子之旨哉此朱張二子謂其不由師傅默契道體者此也然自太極而下旣言動靜生陰陽矣又曰分陰分陽而后兩儀立又何其言之太費也夫子止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詞甚簡矣惟其夫子之詞甚簡而周子不得

三川吳梅

字星安別號石屋

1939

而不詳夫子之言藏陰陽於太極之表周子之言交陰陽於太極之下兩儀者非可便指爲陰陽也謂兩儀者言陰陽之配也夫子之言易非指易書而言也謂陰陽交易之中有至極之理存焉與一陰一陽之謂道正相發也周子之圖自太極之動而下中間包含許多道理必感應遇合融結凝聚次第工夫方能分陰陽而兩儀立天地無直截變化之理非周子此圖孰得而知之若曰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

而下朱子解剥已極毫釐愚何以嘖言焉朱子嘗合兩圖而互言之曰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斯言盡之矣蓋先天圖自兩儀說向四象八卦上以吉凶教人生大業太極圖自兩儀說向五行上生人物添一圖說以仁義教人生大業此合下規模不同其所同者最說得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二句造化詳盡故於未云大哉易也斯其至矣盡結在此句上其通書四十一章

不過教人全此太極而已胡五峰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言已至矣朱子亦曰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如何曉得一部通書皆是發明太極圖書不多統紀已盡分曉精深結束得密又曰簡古淵深未易窺測又曰文雖高簡意實淵懿又曰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疏暢所以稱頌此書如此之至今學者未嘗專心遜志而求其精

蘊徒將太極兩字張皇恍漾橫說豎說於身已全無得力處太極圖本是說陰陽變化欲入知性命之原而通書多說脩己治人之事於學爲尤切其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朱子嘗以此二言殿于白鹿洞賦之後胡氏曰人能志此志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愚近者以北山何先生所編通書發揮留書堂期望諸君之學至不淺今將刊梓告成惟諸君潛心於此不患本原之不明也

朱子之序大學也曰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所以指示一書之綱領包括無遺蓋新民之事自齊家而至於平天下由近而遠皆止於至善此所謂規模之大屬乎外者也明明德之要自格物至于脩身知行並進皆止於至善此所謂節目之詳屬乎內者也屬乎內而主於一身者豈非心乎三聖授受危微精一曰惟心耳今大學之教乃以格物致知爲先誠意次之而后及於正心何也蓋格物者致

吾心之知所以明其明德也而誠意者謹吾心之發所以全其明德也格物者知之始誠意者行之始節目雖詳工夫至約誠意二字實橫貫乎十章之內傳者於此章之下訓詁精密尤異於他章若論其工夫次第首尾相承前章當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章後必曰知至而后意誠此章之首不曰所謂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章後又不曰此謂欲正其心者在誠其意乃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若特然獨立此一義

無關於上下是無所不關也未有意不誠而可以明明德未有意不誠而可以新民也未有意不誠而可以止於至善亦未有意不誠而能物格知至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也故曰誠意二字橫貫於十章之內者此也誠其意者實其心之所發此正訓也今日毋自欺者反訓也禁止之詞也非爲無知識者言也爲知未至者言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人之真情不欺之譬喻也好好色惡惡臭皆欲自慊於已決非欺

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此又推廣二句之義欲非傳者之本意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乃翻轉自慊來形容自欺謹獨云者自慊之機不欺之妙訣也夫意之所發自隱而顯自微而著獨之爲言專指夫隱而未顯微而未著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也傳者爲學者之心切特發出二字欲學者謹之於幽昧無形之地禁止其苟且容庇之萌此所謂小人者非謂無知識之小人也若無知識之小人又

安知善之可好而著之安知不善之可惡而掩之哉此不過知未至學未充力未勇容其不善掩覆包藏不能拔去其根所以益蓋而益彰益隱而益露卽此一念之差已墮於小人之域矣善不善之實發於聲音笑貌自有不可掩者故曰誠於中必形於外本欲欺人而人終不可欺適所以自欺也謹獨之申言非重複也上云必謹其獨者欲其自慊下云必謹其獨者絕其自欺上欲察其隱微之間必吾心之所發好善惡

惡皆以實而無不自慊也下欲察其隱微之間必吾心之所發表裏如一皆以實而毋自欺也此意方萌於暗室屋漏之下人不可得而知固所謂獨也此意潛伏於大庭廣衆之中而人不可得而見亦所謂獨也人之常情往往視此處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致謹者君子視之則若上帝之臨其前鬼神之在其側而不敢須臾忽也凡有志於爲善者非以昭昭之過爲憂而以冥冥之行爲憂不以人之見稱爲喜而以已

之無媿爲喜君子小人於此乎分天理人欲於此乎辯此朱子所以謂之善惡關也是關也非有羊腸九折之險只在方寸一實之地是爲生死路頭是爲人賊路頭差處至微而天壤易位矣蓋自欺自慊正相抵背纔不自欺便能自慊自字卽獨也毋自欺是誠其意也自慊是意識也小人間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德潤身以下是形容自慊之氣象兩自字三必字皆立言措詞丁寧告戒未有如此章之力亦未有如

此章之密也近世饒雙峰看此章亦有味其言曰第七章謂心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而不言其正之道第八章謂人之其所親愛賤惡則流於僻而不言其脩之之方至於釋誠意一章則首之以毋自欺申之以必謹其獨又終之以必誠其意是知誠意者實正心脩身之要明用工莫切於此亦可謂得曾子之微意昔潘瓜山亦欲以此三章作一串讀勉齋未以爲然然朱子嘗曰意若不誠如何更問他心正歪故

於或問曰所發既實念念相承無少間斷內外
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但心
對意言心體也意用也心對身言心內也身外
也體用內外各有工夫必能於誠意上煅煉過
則正心脩身卻易耳卻非誠意了心不必正身
不必脩也夫大學一書規模雖大節目雖詳而
誠意一章實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基也而謹
獨二字尤此章之要括也程子屢提出二字言
之於出門如見大賓章言之論天德王道又言

之豈特程子屢言而子思子亦曰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又曰詩云潛雖伏矣
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
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是知謹獨二
字實曾子子思相傳之宗旨也今書堂諸兄讀
書講理多用力於夢覺一關耳若必待知至而
意自誠恐非一朝一夕可至請自今更專於人
所不見處着力用工與讀書講理互相啓發則
庶乎可以純於爲君子矣此徹上徹下語更無

餘法不可作一場說話聽過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
畔矣夫

勉齋先生曰此乃為學之大方包得直是盡博文只是讀書讀書只是要曉這道理盡又當約禮約禮者見于躬行踐履無一不用這道理為學到這裏方可做天地間一個人比溪先生曰博文只是窮此合做底道理於事物而無所遺約禮只是會此合做底道理於身心而無所放

又曰博文使有以廣其知而無一理不洞研諸心約禮使有以會其極而無一理不實踐諸已言之已盡殆無餘蘊然亦皆本於朱子之意朱子嘗曰博文是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是之謂表約禮又當逼向身上來無一毫之不盡是之謂裏今推而言之大學之所謂致知至於脩身中庸之所謂博學至於篤行皆此義也又簡而言之不過知行兩字而已愚每讀朱子之書凡言文一字必以詩書六藝釋之於此章之

所謂文乃曰於文無不考若浩浩無津涯豈不
汎濫支離之甚此蓋以博言之朱子嘗取五峯
之論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上句可
以救博之流弊下句則非夫子之所謂約也五
峰之約簡約之約也夫子之約約束之約也故
微有不同夫古之六藝曰五禮六樂五射五御
六書九數也自小學以習之今亾矣雖欲無所
不考將何以致其博哉雖然有易可以通幽明
之故有書可以考政事之實有詩可以導性情

之正有春秋可以知法戒之嚴禮樂有傳記可
以正行可以和心總而言之不過數十卷義理
磅礴精粗不遺蓋已不勝其博也但學易者拘
於象數學書者困於聲牙學詩者汨於訓詁學
春秋者牽於凡例學禮學樂者又輻輳於文物
聲音之未此則不足以言博也自漢以來儒者
收緝諸經於煨燼殘缺之餘各爲傳註轉相傳
授互守家法博乎約乎及太史公紀歷代行事
之迹班固而下記註日繁卷帙日冗可謂博矣

又有諸子百家操聖人之心感時事之變各有
論者紛紛多門尤爲博也學者但知窮載籍之
富以誇記誦之能旁求其所不必知研究其所
不必曉孜孜矻矻疲竭精神其弊至於爲書淫
爲博癖此豈足以言博哉又有能於天地陰陽
之變化古今治亂之得失禮樂之名教食貨之
原流兵刑之法制固亦莫非吾分內有不可得
而精粗者沈潛參伍悉求其要如是亦可謂之
博矣然不通諸心不有諸身未可以言博約也

博約之言講亦多矣有曰二者非截然判先後
爲二事如車兩輪如鳥兩翼交進互發故知之
明則行愈達行之力則知益精一博一約相爲
開闔而不可墮於一偏有曰博之中有約之理
存約之中有博之理寓此博約之所以相爲用
凡此說者皆可以言夫子循循善誘之博約非
此章之本旨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
說約也無乃意亦似乎然孟子之博約雖有先
後輕重卻是講上工夫亦非此章之本旨一出

於夫子一出於顏子一出於孟子博約雖同意
各有在要不可以例言夫子之意若曰雖能博
學於文又須約之以禮庶幾其不畔於道不畔
二字全繫於約禮而博文者未能保其不畔故
也與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句法同夫
禮者卽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質而不文非
禮也文而不節亦非禮也儀是見于外者則是
主于中者天理之節所以限其人事之文人事
之儀莫不本乎天理之則經有三百儀有三千

莫非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能於人倫日
用之常視聽言動之際皆不敢出於規矩準繩
之外而各有所守也父子雖主恩而不可不約
之以父子之禮君臣雖主義而不可不約之以
君臣之禮至於長幼夫婦朋友各有禮以約之
學者必有以明乎此通諸心有諸身然後可以
弗畔於道苟有一毫之未盡一事之或失皆畔
道也若楊朱墨翟之徒老聃瞿曇之學顯然畔
道者固不足言也吾儒固有出經入史記誦如

流者恃其才氣虛聲頓頽凡天命民彝大經大本日用當行不可須臾缺者一切掃去蕩無繩檢甘心自弃於禮法之外謂之不畔道可乎豈止畔道而已幾不知其爲人也聖人慮學者所以爲斯道計可謂甚密雖有以禮自約者猶未確然許之而曰亦可以况不知禮者乎朱子集註雖兩下註釋未後載程子之言細味之含無限意思曰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弗畔道矣頓挫悠揚自見於言外昔夫子

之訓同此兩語門人之受同此一章惟顏子便能承當兩下用工旣竭其才如有所立卓爾竟以是傳聖人之道豈止不畔而已不審諸兄有能於夫子之言直下承當否

柏茲荷諸友多以新工見示未有一一報去且衍繹一貫章奉寄以謝來辱

昔吾夫子上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下授高第弟子提其要一言以蔽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而已洙泗之門其徒三千升堂入室者且

七十有二而得聞此言者曾子一人而已以子貢之明敏雖聞而莫唯以門人之共坐同聽而莫悟宜千有餘年之學者未易知也不有程朱二先生剖析精密發明詳盡而學者熟識其所以然但見一貫與忠恕判然而不相入漠然而不相關既析而二又合而一不特疑一貫爲何謂又將疑忠恕爲何謂矣今二先生既分言之又合言之既曰天道又曰人道既曰同又曰異既曰以學者之事明聖人之道又曰以聖人之

道譬言天地之道或曰體用或曰理一分殊或推而上之或引而下之固無非所以著聖賢之傳授開後學之昏迷然初學者未能探索尋究玩味論辯又不知其幾何謂之疑矣拍徃年在聖則因諸生當說是章而慮其不能盡通於是探朱子語錄之易曉者聚爲一篇或可以因其所已言觸類而通其所未言而未敢正講此章也是時又嘗疑勉齋先生之通釋於此章獨不發一語意其果未可以遽通乎後因觀勉齋語錄

始知其亦嘗以是告門人也其言曰夫子說一貫一是頭貫是尾曾子說忠恕忠便是一恕便是貫又曰如何是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忠者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方是忠恕者須是將我心比量他心都恁地方是恕有一處不恁地也不是恕程子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已便是忠底意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便是推底意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是一箇物與他一箇無妄皆是恕底意但他自然恁地流行不息在學子

者卻須是盡他自然恁地箇箇恰好不費力在學者卻須是推集註上自說得分曉又曰聖人之忠恕天道也學者之忠恕人道也以聖人去比學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人天學者之恕是人之人畢竟忠喚做體便是近那未發故雖學者亦有箇天恕喚做用便是推出外去了故雖聖人亦有箇人忠只是盡自家心便較易恕是逐人去比便着力做仁義此說也得只是不見得盡與推

意問忠恕二字都是發處見否曰固是已上勉
齋之語發明集註忠恕所以有聖人學者之分
故謂之天道已極分明北溪先生曰自今
觀之忠即所謂一恕即所謂貫而未可以常情
論也蓋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至誠無息猶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天之忠固無待於有
所盡及日用酬酢萬物各止其所而莫非渾然
一理者之所流行通貫猶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所以爲天之恕而亦無待於有所推其爲忠也

道之體也而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其爲恕也道
之用也而一本之所以萬殊也由一本而萬殊
而所謂體者當呈露於用之中合萬殊而一本
而所謂用者未嘗離乎體之內此夫子所以授
之曾子而曾子所以契諸夫子而喻諸門人者
其爲心法精微之實詎容以二觀哉已上北溪
論聖人天道忠恕之所以同與學者之所以異
言道之體用與一本萬殊之未嘗不同所以發
明集註者又極分明矣歲在癸丑饒雙峰嘗講

此章于建安書院議論雖辯而不如丁巳之講於石洞之爲密也其言曰一以貫之之字何所指曰此指萬而言也萬者一之對一是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散殊處道之總會在心道之散殊在事又當看道字曾子答門人以忠恕者二字易曉學者盡得忠便會有這一盡得恕便會有這貫一以貫之是箇自然底忠恕忠恕是這勉強之一貫初無二理程子於聖人教人之下引忠恕道不遠而繼之此下學上達之

義然忠恕何爲而便可上達一貫方其下學忠恕時忠自是脩己事恕自是及人事忠只做得忠恕只做得恕及其既熟恕不須推都自忠裏流出便是一以貫如此則下學中者便上達聖人之一下學恕者便上達聖人之貫此正與中庸之音同若以忠恕爲夫子之道則與中庸之意誠異程子兩說自是兩意而互相發明必兼二說而后其義始備此論亦精矣但謂集註主一發一則未然也柏嘗反覆此章之集註而敢

條陳之集註曰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
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此是釋上章之
字義也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
各不同此是正釋吾道一以貫之之義也曰曾
子於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
體之一耳夫子知其至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
呼而告之此言曾子工夫之密而夫子所以告
之之本意也曰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即應之速
而無疑也此言曾子之所以唯也集註第二章

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
無餘之詞也此正釋忠恕而已矣之字義也曰
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
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
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此釋夫子之道與天地之
道同皆有似乎忠恕而非忠恕學者必推已而
後能及物也曰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
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
此原曾子之本意所以言忠恕也蓋學者如便

曉得一貫必盡已之心而后能一理渾然必推已及物而后能泛應曲當俾學者由忠恕而達一貫也曰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此又以天地之道譬夫子之道一本而萬殊有體而有用以此觀彼所以實夫子之一貫也此兩章集註前後樞紐開闔精神而勉齋比溪雙峰之說皆以包含在中更無一毫餘欠此勉齋

所以謂集註上自說得分曉故不必通釋也但圈之外載程子諸說作一片織成頗未易疏剔此集註兩章之宗祖也忽然提起程子曰以已及物仁也一句前無所承後無所承豈不可疑殊不知此一句是一段之綱領其下乃曰推已及物恕也謂此乃是恕字之本義即遠道不遠之恕也若以忠恕體一貫則與推已及物不同蓋此忠字是天道即集註所謂夫子一理渾然者也此恕字是人道即集註所謂泛應曲當者

也忠者無妄即集註所謂至誠無息者恕者所以行乎忠即集註所謂萬物各得其所者此忠字即是體即是大本此恕字即是用即是達道然後結前一句此與遠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此字正指一貫之忠恕而言動以天即是以已及物之仁也所以又謂作仁義說亦得者非程子不言言非程子亦不敢言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此即集註所謂至誠無息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此即集註所謂萬物各

得其所此一段程子借天地之忠恕明夫子之忠恕與夫子之忠恕明曾子之忠恕既分措論語之忠恕與中庸之忠恕異又總合曾子之忠恕與一貫之意同蓋曾子一唯之下識透心融故能語圓意活所以於一貫之中即時撥換得忠恕兩字出上不失夫子告之之意下足以開門人問之之方然忠本非一也以其能盡已故可以至于一理渾然恕本非貫也以其能推已故可以至于泛應曲當雖移下一級以俯就門

人之未悟亦可以移上一級仰承夫子之已言其教門人者既無躐等凌節之病其佩師訓者又無墜言乖義之失此所以得夫子之的傳授之子思而無弊也然非程朱二先生曲暢精析而發明之則千載之下曾子之意荒矣末後又舉程子一段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蓋夫子知曾子工夫已到故告之以一貫此因曾子之才也曾子之門人五夫未至故告之以忠恕此亦因門人之才也故曰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前

既曰與違道不遠異此又言斯乃下學上達之義正是兼舉而互相發雙峰尚疑集註舉一廢一其亦未之思乎然又曰朱子是從一貫釋忠恕故於夫子之意爲詳程子是從忠恕釋一貫故於曾子之意爲詳此則不易之至論愚以爲盡已推已四字實一貫之梯階也學者宜於此加之意焉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

易復卦講義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程子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萬類散殊品物形著聖人作易所以體天地之撰而夫子贊易獨於復之一卦係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以卦而論則卦之六十有四爻之三百六十有奇皆天地之心所寓也以時而論則春生夏長萬物生成形色色生生性性皆天地之心所爲

也而聖人謂天地之心獨於復有見焉蓋六十四卦固天地之用不難見也惟復乃見天地之心春敷夏長萬物生成皆天地之迹不難見也惟復乃見天地之心夫所謂天地之心者何也仁也生生之初也語其象則復卦一陽爻是也夫當窮冬之時五陰在上天地閉塞寒氣用事風霜嚴凝雨雪交作萬物肅殺之極天地之間若已殆無生意而一陽之仁乃已潛回於地中吁此天地生生之所以爲化生萬物之初乎異

時生氣磅礴品物流形皆從此中出故程子謂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蓋其仁意渾然而萬化之全美已具生意闐然而一毫之形迹未呈此其所以爲天地之心而造化之端生物之始也歟故邵子冬至吟有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夫淡者味之本爲醪爲醴皆從此生希者聲之真翕如純如皆從此變而又終之曰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愚謂此一爻象天地之心乃庖羲畫卦

之始今人但見六十四卦更互交錯卻不知孔子獨於復之一陽贊之曰天地之心何也此一陽爻正是伏羲畫卦之始也周子見此意本於先天一圖所謂天根者也蓋有生生之心是以有天地生生之用伏羲畫卦先後從天地之心畫起故先畫一陽爻以其相生於是而有偶又乘之而爲四象又乘之而爲八卦又乘之而爲六十四卦皆一畫之生而此心之用也此一道理直看則此一陽六十四卦之始是爲天地生

生之心太極圖說見之橫看則卦象剥爲純坤
天地生物若已盡矣而一陽又復是爲天地不
窮之心先天圖見之程子又曰先儒皆以靜爲
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
知道者孰能識之夫復卦一陽在下便是動之
端先儒如王弼輩乃解爲動在於地是爲靜見
天地之心蓋看卦象不明所以看道理不出大
抵纔說靜時便是死煞是固亦天地之迹如何
見天地之心惟於極靜之中而乃有動之端焉

是乃天地之心也然以理而論則靜不足以見
天地之心而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以人心而論
則動不能見天地之心而靜可以見天地之心
者何則人之所以失其良心迷此仁性而終不
能見天地之心者蓋其欲動情勝而常失之於
動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所
存逐物而動則飛揚升降幻習驅馳安能體認
義理充養仁心其於天地之心罔然莫知也故
學亦須收視反聽澄心定慮然後可以玩索天

理省察初心而有以見天地之心所以復之象
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記仲
冬之月亦曰君子齋戒處以掩身去聲色禁者
欲安形性凡此無非說靜之工夫雖曰古人如
此凡以養此陽氣之微然古人所以見得道理
分明保得仁心全固亦是以此工夫得之故靜
之工夫古人以此養陽氣之微學者當以此觀
義理之妙則天地之心豈不躍然而可見哉故
嘗謂有天道之復有吾心之復天道之復前所

說是也吾心之復則凡善念之動是也蓋四端
之心無所不發而就中惻隱之心最先且多此
正天地之心在吾心者大抵人雖曰營營於人
欲之中孰無一線天理之萌此即吾心之復也
人自不察亦自不克耳所以不察不克正由汨
於動而不能靜之故故學者須是於此下耐靜
工夫察此一念天理之復克此所復天理之正
而敬以持之學以廣之力行以踐之古人求仁
之功蓋得諸此然則茂對天時之復以反吾心

之復惟諸君勉之是知復者特此心之初耳既復之後無以長養之則復者失矣朱子所謂復而不固則屢失屢復者矣自天地之有此復也日長日盛進而為臨又進而為泰又進而為大壯又進而為夬又進而為純乾矣人心之有是復也亦必日增日長進而為臨之大為泰之通又進而為大壯之動以天夫之剛決乾之不息而與天合德焉此又復之之後工夫也又况凡事莫不有復如此宮既廢而新則為學校之復

綱常既晦而明則為世道之復國家既危而安則為國勢之復賢卿帥出鎮大邦作興學校崇建明倫之堂此學校之復也乃日南至首上講堂以教諸生此天時之復也綱常既廢而復明國勢既危而復振在諸君子必有得於復之義而充復之功用者幸焉

白雲先生許文懿公

八華講義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

積于厥躬人生無知無能必學而後有所得學
者當順遜其志虛心以求專以是爲務無時而
不敏則所脩者即源源而來矣蓋爲學之要甚
速人病不求耳苟專力以求之則無時無處非
益也其效之速旣如此然篤信而深念于此攻
之愈深則道之積于身者日盛矣遜志則有細
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此
得之後來論學實始于此固萬世之成憲也然
而所學果何事邪學爲聖人而已聖人果可學

而至邪聖人之性非與人殊不過盡人倫之至
而已學者以聖人爲之標準知其道日以來其
至明其道而不計其功至於聖賢之分量成效
之淺深皆自然而然已不得預也一有計較期
必之心則非所以爲學矣且天下生人也其倫
有五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天下之
達道與天下之道錯綜萬變莫不畢在五倫之
中天之賦人以形卽命之以性其類亦有五曰
仁義禮智信五者之常道舉天下之理支派萬

殊莫不畢在五性之中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人倫物之大者也五常物之則也昔者聖人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使教者以是而教學者由是而學蓋人倫之外無餘事也五常之外無餘理也父子之所以親爲人心本有此仁君臣之所以合爲人心本有此義心本具乎禮長幼所以有序心本具乎智夫婦

所以有別朋友之所以交非心本有此信乎五常之理元具於吾心而無少虧人倫之事日接於吾身而不能捨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學之所以遜志務時敏也五常之道配乎人倫雖各有所主然而未嘗不互相爲用父子主於仁而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是仁之仁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是仁之義應唯敬對周旋慎齊是仁之禮先意承志樂心不違是仁之智生敬死哀事親有終是仁之信此子事父之大略也君

臣主於義而以君成禮弗納於淫為義之仁道
合則從不可則去為義之義責難於君陳善閉
邪為義之禮達不離道澤加於民為義之智托
孤寄命節不可奪為義之信此臣事君之大略
也由是而推之保身以盡夫孝致身以盡夫忠
細微委曲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反而推之聖人
安而行之衆人則迷而漸遠故效先覺之所為
乃可明善而復其初然而天下之理豈易窮天
下之事豈易周非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

不可也自中古君師之職分則敬敷五教之任
不出於司徒而切磋琢磨之責全在於朋友或
扶持開導獎勸誘掖於人欲未萌之先或攻擊
淬礪防閑禁遏於天理既虧之後心之方虛則
使戒懼於不覩不聞之際意之初動則使謹慎
於已所獨知之時是以講貫乎仁之理明則父
子得其正義之理明則君臣得其正禮智之理
明則夫婦長幼無不得其正矣是故朋友之名
雖居五倫之後而於學問之事實先朋友之職

較之四倫若輕而於學問之功實重學者欲極夫四倫之理宜盡朋友之道欲盡朋友之道在明夫信而已矣天之道一於誠其流行則爲元亨利貞之德人之性一於信其昭著則爲仁義禮智之綱故曰誠者天道思誠者人道信者誠之異名能盡人之信則可契於天之誠矣朋友講習非信無以成德也其少而失學長而寡聞闕茸迂踈鹵莽滅裂雖嘗立於碩師之門歷時淺而用功微環顧其中未少有得諸君過聽強

要而來欲以輔仁內實懷愧諸君天資卓犖問學有素年若道似略無相踰未知所以奉益也然愚平昔誦聖人誨子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之語深所服膺每彼以信自守講問辨析有分寸之知敢不傾竭爲諸君言苟所不知不敢穿鑿爲諸君誑諸君其亦篤於信以求信天性敦於朋友以求盡人倫交勸互發非彼得則此得焉庶不孤此會也

諸儒講義下卷終

獻書人吳

見音南音

捐贈

聖賢為己之學宋元諸儒講之熟矣而本
其至情發其蔽固未有如是編之親切著
明者也是皆推其為己之心而喫緊為友
與造物成能聖友立德教之萬世而無窮
也學者生不同時幸而得聞其緒論則當
實用其力一切俗學之陋舉不足以留吾
聰明而苟且功利之私不使一毫得以分
吾念慮則敬義自立而涵養日充駸駸乎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無難矣近以朱陸異

同之議或者以偏長目之殊不知孔門之徒雖顏曾其所從事亦不能以盡合者及其真積力久而學得其宗視諸深潛純粹者何異且仰鑽瞻忽而苦孔之卓也又豈夫及之所與知故曰群飲于江各克其量如其不可與適道則亦何貴於共學也哉今其言具在或同或異孰從而嘗之則是編也其爲正人心以端士習亦不少矣乃請諸

督學劉公而梓之郡治蓋公之倡明理學而銳意聖賢仰止楓山真如券契銳不佞而竊有志焉特敬承之他日漢水之陽諸儒輩出庶幾無忘於今日

嘉靖戊午仲春之吉後學臨海孫銳謹識

隨學廩膳生負曾從揚

范宇校刻

諸儒講義卷下

頁

重刊諸儒講義卷之下



